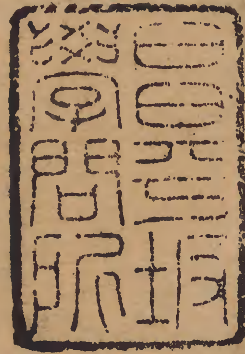


濂洛關閩書朱子

十三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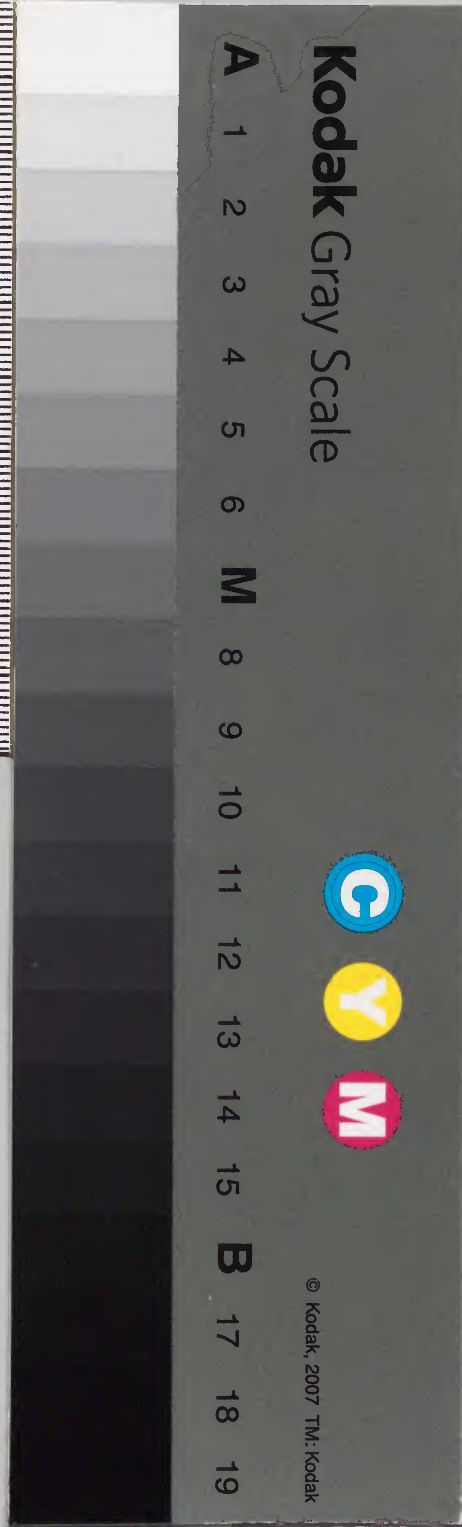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	二	九	二
函	一	三	六
號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五	二	九	二
函	一	三	六
號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 5292
冊數	6 (5)
函號	299 41

儒家

共六本



卷七

二十六



黃勳齋

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

孟子而

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勉其純

至朱子

而始著信斯言也韓昌祿謂孟子之

功不在

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蓋當孟子時邪說設行溺於人心如楊墨之

害仁害義告子之食色言性御慮之同流合

污皆恃先聖之道而馳者於是乎正之息之

距之放之雖以為好辨勿恤焉若朱子時則

世學不明異端之蓬蒿起尤甚學老氏者談道

淺草文庫

德而遁於虛無學浮屠者談心性而流於寂
滅他若王蘇之誇誕險詖陸子之頓悟近禪
凡為吾道之害者幾幾乎淪肌浹髓不可拔
藥朱子天声疾呼辭而闢之日有攷之心良
苦矣善夫張子之言曰為此學者苟非將大
有為必有所甚不得已殆善道孟子之心亦
即先得朱子之心者歟夫朱子之表章聖學
羽翼斯道合周程張子而集其大成其在經
書傳註制奉家當無不習而識之獨語類文

集諸書浩繁難讀謹撮其要編定七篇妄為
詮解惟期當代君子訂而正之益信勅齋黃
氏之言而知朱子之功直上躋孟子之列也
云尔儀封張伯行書

朱子

張栻行集解

朱晦菴名熹字元晦先世婺源人父松
 仕閩因籍焉平生晦菴於尤溪蚤歲受學
 家庭長師延平李先生表章周程宗旨本
 孔孟六經因書名者為說以曉學者其
 他樞述甚多皆集羣儒之大成而折其
 中今特於文集語類遺本撮其要語臚
 為註釈彙成七篇庶便學者誦習焉

健順章句上

凡三十八

朱子曰健順之辨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

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

順也為五行之道理在人之道合之為健順之

性而介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仁禮健也即
天道之元亨也義智順也即天道之利貞也
人能識性之本原以推其至
台之理其於道也思過半矣○朱子曰宇宙
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
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
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
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
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
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
也三才同此一理天得之為天地得之為地
人得之為性三綱五常皆此理之流行于地

宇宙間無往不在雖有消息盈虛之數而循
環終始無頃刻之停蓋天地無終窮則君
臣父子夫婦之道仁義禮智信之理亦無終
窮而人之所不可須臾離者也是故儒者明
此理而得之歟氏○朱子曰性者人所稟受
不明此理而失焉○朱子曰性者人所稟受
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
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
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為道之實初不外
乎此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
而人以稟受之實理自其秀而最靈故性
者人所稟受之實理自其秀而最靈故性
物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道也萬物皆
賦于我此理何一不具於一性然離乎人所
賦而懸求所謂道則雖有一性之渾然亦覺

其冲漠而巳雖有不可分之指然亦以為散殊
而巳其精蘊之歷性之機實有後知其實有陰
者惟就人所受之靜之機實有水火木金土之
陽之氣實有動靜之機實有天之無物不
變實有仁義禮智信之理驗之天下自然統
然無事可缺其通一也告二若太極之自然
貫也所以為道之實也此也○朱子曰人之一
儒所謂萬理皆實者此也○朱子曰人之一
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
之主者固其真腑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
而應妍媸俯仰隨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
能無者也此言心之腑用原無不正也入之
如鑑空衡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腑之本
本然而既亦物時喜怒哀懼隨感而亦猶

鑑之妍媸軍照衡之俯仰均平隨乎物而賦
之形者皆此心之母或用所不能也惟於此能
不失其本心而或固物而有迂則所○朱
謂廓然大公物未順亦者其庶幾乎○朱
子曰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
而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
何人欲之有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故感
長樂觸之而動不能自過者情也情根乎仁
義禮智之性而宰乎至虛至靈之心惟主教
存誠以一心為万物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
皆中節而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矣○朱子
曰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
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默契於

其心矣太極者理陰陽者氣盈天地間無一
窮人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求諸物近取諸身
也○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初性與
氣俱特性則仁義禮智之德無乎不善而論
則清濁厚薄之稟每多不齊世人不善而論
大率以氣第未嘗合疑乎性抑知生質雖異而論
理義則同第未嘗合疑乎性論則知生質雖異而論
不備論氣不程子嘗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
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此論以仁而推本於

其之道際其所以為心同也蓋道生天地人物之
躰道而生物固以生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
生同得天地之氣以生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
為形則又各得天地之氣以生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
即天地之心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
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
承上文人物所得之心而言其所以生之
已者仁也蓋有所得之心而言其所以生之
德人得其秀而最靈言人之總攝條理之可推
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
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
可所以盡其蘊則曰仁而已矣
而為心之德也請試詳之其詳說也
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

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
不通此即上文天地之心而實指之也天地
而亨名德之宜而利名德之始而正固而名
有專主亦有利而此元善之長則無所不統
亨者亨此元利者利此元運行而元氣為春
於有是德即有真氣之真無所不通夏則有
所司亦循其序而春生之氣則無不通夏則
生氣之盛秋則生如是天地之仁也故人之
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
其祭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
無所不貫此即上文人心之為心其德亦有
四在天為元

人得之則有制之德而為義在天為利人
得之則有秩之叙而德而為禮在天為亨人
則有明審之大則無所不包義者仁之宜也
而仁之道之燦也智若仁之施為變禮之著
者仁之情之燦也智若仁之施為變禮之著
有甚情之燦也智若仁之施為變禮之著
義而惻隱之宜智而無所不貫惻隱而
已於不恭惻隱之宜智而無所不貫惻隱而
不敬不精其仁同乎天地之心故論天地之
如是人之仁同乎天地之心故論天地之心
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躋用不待悉數而
足論人心之妙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躋
用亦不待遍舉而該之此兩節乃舉天地與
人

而申言之也蓋惟元無不統所以論天地之
心者茅曰乾元坤元而四德之於元者中而
待燭悉計數而不包所以論人心之妙者第
遺亦惟仁而四德之於元者中而待者第
仁人之心也而四德之於元者中而待者第
詳舉而其道已該括于仁之中而不畧其所
謂得最先而一以貫之蓋仁之為道乃天地
三才之道一以貫之蓋仁之為道乃天地
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發已具
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發而存之則眾
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
以必使學者汲之於求仁也仁此又承上文言
學者必幹此以脩身教者亦惟本此以教人
也蓋仁之為道既為天地生物之心則天地

間之物莫非仁道之流行即物即仁無不在
焉故以人而論當其情之既發而中節之
之全體已具及情之窮學誠能發而存之則
大用亦自推之而窮學誠能發而存之則
持養密而仁之善愈純者察嚴而仁之用愈
粹凡日用當為之善端與吾身宜之仁行
皆自此出其源本終不與外是此聖門教人
以言克復示教怒必使之及其身則此心
以地而不用其力也夫能仁如其身則此心
天自通而參贊在我不求哉○朱子曰天下未
人以絕於天理而不得謂如是將此心直與
人自絕於天理而不得謂如是將此心直與
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氣以成而
理則氣不立故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
理則氣不立故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
也離者○朱子曰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

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獨陰不生
陰陽固有對待之辭然偏勝則無兩立之理
謂內君子而外小人而外君子也陽勝陰所
於天時人事者強無物也無時而消長之故見
朱子曰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
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
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性者於內而無形者
我所受於天之形見於外而無質惟理為天
此所受於本於最初之公而無不善惟氣為人
此理氣之分論性者所當明辨也朱子曰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純元陽

卑而純居尊地以純陰之形居卑一尊一
之言知乾坤準天地而作然後六子因而重
之易所以成也乾坤毀無以見易離天地無
以見乾坤可見其觀天○朱子曰一心具萬理能
存心而後可以窮理半者人之心神明所以具
而不存則於天下之理皆不能知其表裏精
粗是亦冥頑之物而虛靈之中自有以窮
存無少微放然後至虛至靈之所謂存心無
乎酬酢萬變而理無不明無所謂存心無
以也○朱子曰氣不可謂之性余但性命因
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
質之性則以理子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為性

余也之氣載之而可謂性也性余則形而上者謂之氣耳故原夫兩儀之初無心成化而有理未落是器則專指氣至有以生以固是後則有是理乃有是氣不備而有以是氣與氣雖言不足識性者無言也○朱子曰理無巨細精粗之間大者既立則雖毫全也巨細精粗理無有間苟曰罔其且且精間少者而不必規規於其細與粗則毫髮之多是以人固當立其本而尤當無忽其小也

○朱子曰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以虧盈益謙而

言也如日月往來寒暑屈伸盈者必虧謙者不可○朱子曰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見乎○朱子曰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無彼此精粗之間持身不能無事而道則人所共由之途也故雖動而有為靜而無為勞而煩苦逸而安舒皆有道以行之無彼此無精粗事在是道即在是而初非有間彼寂滅者流知有靜而不知有動知有逸而不知道哉○朱子曰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跡而已此言聖賢相傳之所同然也道統乎心之跡而堯舜之為堯舜也仁義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

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
相付屬也又嗣是而望之相承脈以至於孟子
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
後亦得躬聚之同堂傳之於口授之於耳而
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
而私相付屬也特此心之躋隱乎百姓日
用之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躋其
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而其所以獨得其傳
之賦于人而為心之躋者隱乎百姓日用之
小未人能擴而充之是以賢者識其大不賢者
傳不在乎是而唯此數人為能躋之則道統為獨
傳得其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

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不變莫非
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謂符
誥勅之符節謂道路之節夫道統之傳窮極
天地之所不言而其出以然者如符節之使同而此仁義
而中分之及其出以然者如符節之使同而此仁義
躋之合如是其以道由信無不相合由其心
物有大小精粗而曲成不遺以之宰制萬物
事有輕重緩急而錯綜變化莫非此心廓然
大公有物秉順亦之妙用而其化莫非此心
措之以無方而不其同也蓋其心不必同者
用所以無方而不其同也蓋其心不必同者
常是皆天命之自然非人力之哉○朱子曰天
所為聖賢豈有矯拂於其間哉○朱子曰天
地之心未嘗無但靜則人不得而見示之天地

生之不息未嘗無也但靜則無端倪可見人
亦不得而見之耳惟一陽萌動則生意勃發
端緒可尋伊川易傳謂先儒皆以靜為見天
地之心殊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故曰
復其見天 ○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
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乘獨
之乘機氣機也易有太極以分者氣也動也
是生兩儀而有陰有陽判然之者理乘乎陰
陽之氣以運行乃所乘之機也然理無形而
氣有迹故氣行而理亦行常相依而不相離
烏黃動靜曰所乘之機四字最難看朱子亦
自謂此 ○朱子曰道之全躰雖高且大而其
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

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
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跋望之勞亦終不能以
自達矣 ○道之全躰雖高且大且道之實用非遠
嘗不寓焉也求道者亦於細微切近之間未
積之以徐臻其妙焉可無循序而進之漸次以
於卑近則日用之間無循序而進之漸次以
懸想跋望于高且大者敵精勞神而終不能
以一至 ○朱子曰性為躰情為用而心則貫
之未嘗則性也渾然一理故為躰已發則情
用也隨感而亦故為用則心則統性情者也
故貫之 ○朱子曰以身而言則所以為耳目
鼻舌四肢而躰者皆有當然之理 蘇詩曰天生

為坤道靜重而持守此明夫子言仁之旨也
子謂之乾道者蓋乾健也天行無日止息故
有奮發有為之意惟乾之又克以至於復則
自強不息所以為坤道夫告仲弓教於復而
本子謂之坤道者蓋坤順也地勢厚重不迂
故有靜重持守之意惟主敬行恕以
達邦家則厚德載物所以為坤道
曰秦漢以末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
為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
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
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已者或
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

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
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
騖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
悟其非也古之法為士者猶知有邪說不能
上下精粗一貫人皆獲保其固而有不自
人耳目而天下皆教人下固知有不自
以末上不能以道教人下固知有不自
高者誤造祀而不安於行罔卒歸於其所
其卑者循人而不昧乎天象竟忘其所
由是祖卑近者不肯求其切實而流為
化慕神竒者不肯求其切實而流為
間有稍知自善者亦無以兼善之資而
沉以微利祿者又莫能愈晦一功身利日
家之推也如是而性愈晦一功身利日

乎道學不傳而親老之說充塞而誣民也諸
子百家誰然以其私智爭鳴於世故天下而
後之使天下醉生夢死與草木同朽○朱子
曰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為主而動者
為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
嫌而廢也動靜且不相為根其循環無端錯
又安有主客之別然動為用必靜以二氣對
之靜而動則靜者為主動者為客故以造而
有以行則靜則不能為主動者為客故以造而
則不能為聚則遂此天地陰陽自然之嫌而
以主靜之說為近於地陰陽之自然之嫌而
朱子曰尽心知性知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

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作易之道存之為心稟
天下為理而心與性之自來則為天奪之
於穆不已其歸一也然觀孟子與易之言則
微有不歸一也然觀孟子與易之言則
者由於知之極其至心知性知天與易之言
理原性至命之易之道也言者自造道之
原言聖人作易之道也言者自造道之
豈有○朱子曰老親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
異哉○朱子曰老親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
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
弗為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
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
夫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

正理則一而已老之學說於靜而欲絕天
覺而吾心本有用也直章之於無用聖賢固不
冰之而弗為也今若說於動而欲去天下之
靜是猶人之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
亦非之不以彼為能也雖其失一論于靜一
流于動有彼此之不同然皆陷于一偏均非
天下之正理豈獨老親之失為吾儒所必斥
哉
○朱子曰嘗讀蘇明允書以為樵衡之論
為仁義之窮而作竊以為此乃不知仁義之
言夫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
心哉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
窮也而可乎此辨老泉之不識仁義也老泉
著書自謂樵衡之論為仁義之

窮而作未子讀之以為觀此論是乃不知仁
義之言夫仁之本之慘而為陰實本之仁氣舒而為
陽非天地生物之仁義亦與無窮於天地而仁義則
無在亦仁義謂陰陽不窮於天地而仁義則
窮於人事乎若有人事之仁義而可也而豈其然乎語
道之陰陽亦決有窮而可也而豈其然乎語
仁義之窮不惟不識仁義而實不知也
○朱子曰
道之樵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
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
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
有以得之燕間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

其旨雖淺而實際深矣
道在天地間有全
躬有
窺測然聖賢以躬行
心疑者觀聖賢之言
務
皆不存已見而無
其
要不容涵泳隨時
而
後容涵泳隨時
而
然而無所不包折而
無
然者由是知之真則
整
專精而靜一真中
油
平淡嘗之而愈不
厭
愈無窮矣讀書窮
理
之功不當如是乎
理
健順章句下
六
九
三
十
朱子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
有是心也則必有是身
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為
躬惻隱羞

惡恭教是非之為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
外鑠我也
是
於心而載於身也
惻
用雖理之於身也
隱
者也我自固非由
理
外鑠人特弗思耳
雖
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
學
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
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
或
拘物欲所蔽則私累擾而天理微不能自見
矣故學也者所以講習其事也
誦
於外然皆所以講明此理之實
然
心驗焉至於義理浹洽脫然貫通而自得之

得者欲人之共得之於其是若書立說垂教後
世自窮理之性至於其屬掃心對凡其提撕
飭之於後人者本未備具學者之心務使道
之存焉則日無非道也
○朱子曰
誦思存無時非貫通也而有務接物無非道也
又實得諸已哉此求道之要也
○朱子曰
未嘗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喜怒哀
情也其未嘗以前則性也性故有善而無惡
然其所以有善而無惡者以氣不用事故可
若氣則不能無善而無惡者以氣不用事故可
善惡之分在無善而無惡者以氣不用事故可
之門戶讀之地之精蘊固皆具於聖賢之書而
本末先後調之領條自使學如大學一篇示人
有下手處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

知得為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諸孟中庸先見
義理根原賅用之大畧然後徐考諸經以極
其趣庶幾有得
○朱子曰
學之次第有條而不紊觀其知而後得則知為
知為學之規模四達而不悖乃可誦諸孟中
庸之書論語事以際要孟子義理之根統論
規模大工夫密是皆推究義理之根統論
賅用之工夫密是皆推究義理之根統論
易禮春秋極其趣庶幾有得
○朱子曰
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
學論孟中庸合胸中闕明自有主宰未易可
遽求也
○朱子曰
性諸經條制既多幹制明象數禮以理

謹節文春秋要見興衰治亂雖皆經世明道
之書學者所不可忽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
大學語孟中庸使胃中義理浸透徹自有
主宰則茫乎不知畔岸而未易可遠求也
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為
戒耳所以然者讀書不循其序而後隨兼收
驚是好高也深求隱僻是尚異也學者之
患而况後事于為學之初尤當深以為戒
乎四子六經之階梯而大○朱子曰人果有
志無書不可讀但能剖析精微玩味久熟則
衆說之異同自不能惑而反為吾磨礪之資
其多學而識求道之方也人果有志閱卷皆
其能獲益何書不可讀但能洗心滌慮以入

其中痛加剖析汰其粗者而得其精觀其顯
者而測其微而玩味之久則致不唯不卓然見
斯道之可借彼鑒此以堅其異同之志是為
之及可借彼鑒此以堅其異同之志是為
磨礪之資矣若夫惑於異端曲說而不知
知所適從者則亦剖析之功未至也○朱
子曰有是物必有是理之無形而難知物有
迹而易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有是物必
而難知物所以載乎○朱子曰才出於氣氣
理是以有迹而易見○朱子曰才出於氣氣
清則才亦清氣濁則才亦濁之才出於氣氣
清濁隨之若不自其才則氣亦○或問所
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

奚以異朱子曰此以及身窮理為主而必究
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
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
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
愈窒此正為人為己之所以不可不察也
格物致知之學所以異於博物治聞者蓋此
為及身窮理以求有得故物有本末理有是
非必窮究至其極處無不到彼為徇外是
誇多以務藝取故物有表裏理有真妄不
稽叢深微徒為徇名而鮮實然必窮其極
本末是非微瞭然在目是以愈博而心愈明
不覈其實則表裏真妄渾然無別是以識愈
多而心愈窒如此則為己者終能實收其效

為人者不免厚慕無或始志一至於後更
大相懸遠學者誠不可不深鑒乎此也
子曰觀万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万物
之異睥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
運動是也觀万物之一原則理無不同而
稟之氣不能無清濁之異觀万物之異
氣猶相近然物各一性而理則絕不
相同由此觀之則万物之情可見矣
○朱子曰存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
存心養氣所以立其本也讀書窮理所以致
其用也然豈可以旦夕而為之哉必積其
之心循序漸進而不已則心可存
○朱子曰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然

不動而大本已具是未動而涵能動者理也
渾然未發而五性感物是未動而將動者
意也理則性也○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惻
而息則情也○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
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
才若人之能也惻隱羞惡斷人自有之心也
有是心而着力於仁義不可勝用也
滿手此心之量者則才為之也孟子曰或相
信徒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張子曰海惡
者不才此可見○朱子曰古人之學雖莫急
於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
是無以見夫道賅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
端也○世之入每曰學貴自修耳向人辨論德

於自治其身心性命而前言往往多接於
講習討論不絕於口其功未嘗或輟蓋不
書以充其識不講學以解其惑怨道之全
廣大悉備而我祇見一偏未觀大全其間
不背乎道而為是且正者有實背乎道而
非且邪者更似實非似正實邪者其端
皆莫能辨不惟無以及人即以○朱子曰
自修未必能純全而無弊也○朱子曰
悟之說非學者所宜盡心也聖人所不道
為學自宜用格物窮理之功層累漸積上
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所謂下學而
達也若冥然寂守不事格致而希心于頓
悟此異端之學非吾儒所當盡心也古聖
人嘗有此端之說哉○朱子曰孔子之言仁
也孟子之言仁義偏言之也孔子之言仁
處

言所以示學若心性之功故曰專言之也孟
子之言仁義就發見施為處言所以勅時君
曰偏言之用也○朱子曰以理言之則天地之
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
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
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
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
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天地聖人
而不懷者心與理而已矣以理言之則天地之
理至實而無妄故自古迄今有是物則有是
之理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始終莫非實理
之所為以心言之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妄

故自生至死有是事則有是理無一事之不
實而一事之始終莫非實理之所為也此即
至誠無息純○朱子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
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
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天下大義
臣之忠君皆原於天性其固結不可解之
情又豈自外至哉尚何所待而敢自寬假為
也○朱子曰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
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缺
繫焉耳○理不能不麗於氣氣不能無清濁極
多寡而所見之學知以鏡止水絕無蒙翳此生而
知者也若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不能無

清濁多寡以為量焉人亦自勉 ○朱子曰氣
於學以化其氣質之偏而可也 ○朱子曰氣
一也主於心者則為志氣主於形骸者即為
血氣為人之知覺運動皆本於血氣故血氣有
而衰志氣則 ○朱子曰心得其正方能知性
無時而衰也 ○朱子曰心得其正方能知性
之善偏則不得其正而成異端之習遂有謂
性無善無不善者又烏知其性之善有善而
為必不善者又烏知其性之善有善而無惡乎
故必心得其正者然 ○朱子曰禮者仁之祭
後能知性之善也 ○朱子曰禮者仁之祭
智者義之藏為天地之德於時為春秋於人則
義智是故禮者乃仁之於時為秋為冬於人則
生夏長而條達敷暢也智者乃義之於春為春

內亦猶之秋收冬藏而各正 ○朱子曰性者
保合也四德之在人者如此 ○朱子曰性者
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
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 ○朱子曰
理乾健坤順由變而化萬物後而受命焉雖
所稟在我然理之同然者人皆得則非有
於吾身故盡人物參天地之功無非吾儒性
事也 ○朱子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
與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
其所當然故行不謬天下事物皆有所以然
務有以盡知之知其所以然則理之本原洞
然而志自不惑知其所以然則理之本原洞

昭然而行 ○朱子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
自不謬而無 ○朱子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
也理止在事中 凡事起居食息與夫日用
之間入神以至於窮神知化之盛在天理而
義入神以至於窮神知化之盛在天理而
各得之也然離人下學無所為上達 ○朱子曰
理止在事中惟人下學無所為上達 ○朱子曰
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于聖
賢親切之訓以闡明之此為切要之務若通
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摛益以為
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疑定收斂之
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

之道不在于已而在于書不在于經而在于
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
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于
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 此朱子為當時
荒淫而不務實者發德性之良人心所愛于天
正理放心者人所敬失之復返之是謂求放心
之是謂尊德性也若夫六經所言皆聖賢親
此為學之根本也若夫六經所言皆聖賢親
切之訓以示人為學之要務也至于博覽史學
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有餘而旁及以
助益耳苟專重史學則亦隨力有餘而旁及以
絕少聖賢親切之功則不是學問之道不在
返已而惟在于看書且不在於窮經而惟在于

於讀史如子思孟子之務內歛實者及陋劣
不足觀必若司馬諸人肅張華嚴始可以造
于聖賢道德之域也所謂學者豈
如是乎其夫自有不待言者矣 ○朱子曰
人之過惡豈可輕論但默觀之而反諸已或
有未明則密以資於師友而勿暴於外可也
隱惡揚善者聖人忠厚之至此人所為或無
心而過有人之心而惡見之即輕譏彈在我既見
刻薄在人之本則覺隙然非不辨鑒別無以
亦非觀人之要也故但默而觀之辨其所以
致此之由而因反以自度恐有類彼之處猶
或有疑欲藉師友以討論則亦密商所疑毋
顯暴其短庶幾於忘 ○朱子曰有是形則有
厚之道可告無憾乎天○朱子曰有是形則有
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性之

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是三者人皆有之
不以聖凡為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
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
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為無心而遂以為心
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
為而獨有此贅物乎是人之形則有一身康
乎天之理則為性之感於物而動則為情三
者聖人與凡人所同具也但聖人動則為
心之本粹無所蒙蔽而不失其正而所性之
理渾然完全而情自亂耳學者得氣未純
此如聖人之清心以有養其本然之性而節
其心使其中有主以有養其本然之性而節

易流之情以此希聖即以此事天倘誤認聖
人之自然為無心而遂以為心不可少有所
事則是心也乃無用之物亦冥然無覺而已
矣不幾於廢物乎此吾儒有用之心所以異
于異也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
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
而不為容者也余物而不余於物者也故以
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及觀乎心
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
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容
耶為余物者耶為余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

而審其言之謬矣有世教衰而異端熾佛氏至
知其誣朱子故設問而答之曰為身是說者實
不知其心論教祇曰主一身之中不為二心
有其一數論教祇曰主一身之中不為二心
而不自外尋為主而不一不能奪也皆由中
以帥氣立大物而小一不能奪也皆由中
畢現無難得也今無身以外及觀心之法是
有物而及觀乎心之分限量抑何不思之甚
統攝也其所謂為心者何物乎以何心為
觀心之問所謂為心者何物乎以何心為
主耶安宅之內豈容分觀心者原是一心以
居之中乃是以生未固而有神明之宰何
機孰能旁述之易見而理之必無者信其說
退聽此皆述之以易見而理之必無者信其說

者可謂 ○朱子曰讀書先且虚心考其文詞
大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
或偏執已見或拘泥成說不虚心者多
子教人先且虚心考其義理之所在
及一篇一章之意所歸耐煩仔細熟讀
思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不復
髮抑妄難於其中否則文詞旨意尚
則於所見義理可以為是亦可以為非
以之毫釐者無 ○朱子曰窮尽物理然後好善
如好色惡之如惡臭故必知至而後怠
天下物理未能窮透徹則善惡莫辨而
善之心不誠惟窮既窮而識始定然後
惡之心不誠惟窮既窮而識始定然後
善惡則如好子惡臭也此大學之道必
誠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為學非使人綴
緝語言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必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
治國可以乎天下 學若工語言文辭為科名
非聖人立教之心也聖人教人惟是格致誠
正以修其身使之推之可至於齊治均平此則
明於達用自近及遠工夫學者苟能解聖人
之心以為學而不為陋習所拘世道人心實
嘉賴 ○朱子曰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
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使先
人者為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

者可謂 ○朱子曰讀書先且虚心考其文詞
大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
或偏執已見或拘泥成說不虚心者多
子教人先且虚心考其義理之所在
及一篇一章之意所歸耐煩仔細熟讀
思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不復
髮抑妄難於其中否則文詞旨意尚
則於所見義理可以為是亦可以為非
以之毫釐者無 ○朱子曰窮尽物理然後好善
如好色惡之如惡臭故必知至而後怠
天下物理未能窮透徹則善惡莫辨而
善之心不誠惟窮既窮而識始定然後
惡之心不誠惟窮既窮而識始定然後
善惡則如好子惡臭也此大學之道必
誠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為學非使人綴
緝語言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必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
治國可以乎天下 學若工語言文辭為科名
非聖人立教之心也聖人教人惟是格致誠
正以修其身使之推之可至於齊治均平此則
明於達用自近及遠工夫學者苟能解聖人
之心以為學而不為陋習所拘世道人心實
嘉賴 ○朱子曰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
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使先
人者為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

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為所
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為
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旧而新是謀哉
大道之不明由於學術壞之也高則入於佛
老定虛之談卑則流於管商功利之習學者
不能以道自持既各以其性之所近使先入
者為主而功又驅之既以好高遠而驚定虛欲連
成而急功利心為所壞是以前者既以自誤
習而安之而不悔遂至于自欺後者既以自誤
欺而欲推之廣其傳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
文愈巧辨說之為世道人心之害愈甚不自
明之士孰能去其舊染之心而謀其自新之
道以持斯

朱子

張伯行集解

聖賢章句上

凡三十四章

朱子曰聖賢之言無不造極學之不博則約
不可守聖賢教人及覆諄復無不造其極故
以博者如博文的禮之言是也蓋約而必先
依而約不可守之彼致虛守藏者蓋亦取聖
言而○朱子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
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
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
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此言學之有序也古

學即教之所以所以持其心志而進退之節一歲有一
歲而使之純熟若已非一日至十五而修已
柱而使之純熟若已非一日至十五而修已
學持之固其已成之功而格物致知以為修已
治人而後窮理也先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
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教有所施則未知
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今人小學
少時此心便放蕩散失無以施是未嘗從事於
曰必先致知然後教之功也先後逆施無序
小學而即欲加大學之功也先後逆施無序
也○朱子曰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
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理而守之也其

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
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
智之私而惟理之後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散天下之事雖不勝窮
而其理則同歸於一君子之學正所以窮
究事物之理使有得於心而守之勿失也其
窮之也通於一其義類別其源流欵其即
而貫通於一其義類別其源流欵其即
順欲其通於一其義類別其源流欵其即
自信一其心而安於一其守之也
人目之曰拙我固執也
於拙也蓋見拙而自居於拙非強言也
不智也之私見理了覺然於下事無所用其巧
不可得也推極而言若董子所謂正誼不謀

利明道不計功其分而無妄皆拙也則○
亦寧安吾拙而已時宜之合固可不問也○
朱子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
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察輕重長
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侖天討孟
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皆謂此也○朱子平
力於窮格致者也故其教人曰儒者之學大要
以窮理為先所以然者凡物莫不有理而理
具於吾心唯於理有未明故心之本然之權度
失其正者須先明此然後心得其本然之權度
則其所察自不至輕重長短失其本然之準
則而不自知如書所謂叙秩失其本然之準
於天者理也言物皆有理也孟子所謂物皆
然心為甚心所以物皆物者理也言心不可謂不明

理也審此而可○朱子曰聖人作經以詔後
知窮理之要矣○朱子曰聖人作經以詔後
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
當然見道義之全粹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
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
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其
心矣○聖人作經而三復不置則有以知事理
之當然思其義而尋擇無窮則有以見道義
之全粹且其義一實踐出而可也○朱子曰
賢之文其義一實踐出而可也○朱子曰
巨細義無不該其言雖約而身力行之以入
德者舍此將何所用其心哉○朱子曰今日

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
遂以講學為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
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其彼區
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知行無
功也朱子自謂當時有務講學而闕踐履者
此固學者之弊又有專以踐履為切要而不
察其氣質情欲之偏率意妄行便謂無弊至
理併詆講習計論之偏功以為無益者其弊將
以殊不知所謂講學也苟非踐履之實以致
講學之功則於道理剖析其守不日固乎必
為之所不當為者必不為其守不日固乎必
視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以無益而詆之甚矣知行之相須也
○朱

子曰為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
孰讀沉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
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為涉獵而求此理
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
矣學貴窮理皆載於聖賢之書故不可以
出於吾之口加以沈思使其熟皆若
之心終乃及覆涵泳讀到不忍舍若出於
厚長如是者鏘而積寸而累之勿忘勿助
亦且自見功不惟義理分明之然無疑似之
務且心有事定主灑然此理之明及其不
心與之動又欲別求此理之明及其不
定蓋亦難矣朱子嘗云看文字專一期便是
治

心養性之法典

○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

不具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不在焉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究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天生非物斯有則可見天下無一物不見天理也蓋所謂寂然不動之靜感而遂通之用一舉目而鸞飛魚躍天昭著無不在焉是以聖門下學之序循循然若無不在焉是以聖用格物下學之物以致吾心之知然不離乎日用事物行習著察之間別其孰是而孰非其孰可而孰不可由是精研其義至於幾微必參造入於妙不可測之神所以推行有本用

於是致焉則天下之物則悉具於

○朱子曰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未而順心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主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陣而反為是憧哉此章朱子解程子答樵渠定性之書而為是說也定性者存心以養之而不失其性

之奉然也性不定則動靜內外無非天理之流
行矣天子之學希聖希天亦以求吾性之定
定乎君子之性之學希聖希天亦以求吾性之定
而已矣所以為之解本無一毫私欲之難也
仁之順亦者義之解本無一毫私欲之難也
勞也解亦者義之解本無一毫私欲之難也
也錯而用行則一而性定任天正而固
吾性於不德也非心無清明而物不能引是役
於外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
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乎義是以情
有所蔽而憧之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願
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

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之而不自
知也常人之性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
之理小智穿鑿以害夫義之理情不能不蔽
於欲而憧之耳然能反求諸心則理自明顯
而易見乃不知自反於內以去其情之所蔽
而專歸咎於外物之誘而惡之而反求於
冥無物之地寂守其心而無所用將見用力
愈勞而於理全無得焉矣終憧之而已矣而
性何從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
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
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亦尚何
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亦天

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
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
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
敢議然怠其逞擇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
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堯之其旨
深哉欲長不止也荷非有見之地也無所見則內
卦之辭以明心必如此則情無所止也此引良
私去又引孟子虛外不言行所無事則不為小智
忘內不也適於一虛外不惡乎物內則不為非
而若外專為是物之性即為非也尚何事之內

足為累哉是以聖人之極喜怒情也而無非性
也大公而順天理之極也衆人之欲之盛也循天
也害乎性也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循天
則然非有心於鑿也故大順二者所以為自然
及而多藏之方而性之所由定也張子以為自
為學多難制之功而少涵養之致故不能無
疑於性之未能不動而程子告之以此其殆
未逮欤○朱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
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遇事接
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窮理之功力正自多端
或讀書講明義理固為切務然義理既明則
權度有主或次及於論古今人義理既明則
林也則別擇是非以相參贊或更及於訂証
接物又身心之驗也則尋求當否以及相訂証

固無往而亦○朱子曰教義二字隨處加功
窮理之益矣
久之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着力分別不
當預以難辨為憂聖門止此便是終身事業
以教存心以義制事二者用功之要也然當
隨處加功者如加功於外則謹於威儀動靜之
慮之微以防其放逸則謹於威儀動靜之著
以禁其奔馳加功於義則正於物此二物務台於
大中隨事執事務軌於至正當於此二物務台於
操存而省察焉漸積既久自當得力然義者
天理之所宜與利正相反毫髮之間須得着
力分別界限劃然勿介疑似○朱子曰言不難
也義利明則持教益密○朱子曰言不難
聖門事業豈有外於此哉○朱子曰言不難
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

之是非不翹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
賢否而為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
出於一己之私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為羣
言之折衷也况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
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繼古書為
不足信而直徑胸臆之所裁乎○朱子曰大凡
非不難辨固不待問其人之賢否而成就其言
為去取可也否則憑其私臆而不顧天下之言
公理安足為羣言折衷乎○朱子曰大凡
輒曰古書不足信則在我胸臆以
自裁焉斯亦惑之甚若也

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採
以求至當或有未得亦當且以闕疑罔殆之
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粗通之一說而尽廢已
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
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說古人之言如天
煩亂心志疑惑是非者不少也然當此際正
宜謙抑其心博採其說以求至當不易之信
即問有本得者或古人之書有所疑而未信
或天下之事有所始而未安亦姑以闕之之
處徃他日之事有積有得而貫通之說之
拘不如此衆論之直積有得而貫通之說之
所處之得失未究而虛心博採則非惟所處之
所處之得失未究而虛心博採則非惟所處之

滿自隘之心其為量已隘而不宏也書曰惟
學遜志務時敏固可以知說書處事之大凡
也 ○朱子曰止恃一教字更不做集義工夫
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又曰學未講理未明
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知不可不察教以直
方外而不復做集義工夫若止恃一教字涵養
原而或失經權常變之宜即雖操存日用酬
酢之間或失經權常變之宜即雖操存日用酬
德性之定亦孤易窮矣又曰講學以明理則
天理人欲不容混滿學之心未講理之未明
日從事於克治以存吾心之未講理之未明
於幾微之介而人以人欲為天理者不可不察
合宜交致之言而人以人欲為天理者不可不察
者宜交致之言而人以人欲為天理者不可不察
其功也 ○朱子曰致知乃夢与覺之闡誠

意乃善与恶之關此大學一篇樞紐也
之要也關界也樞紐言要處也
生所爭且辨別是明如寐則善端自此致知乃夢
之未醒辨別是明如寐則善端自此致知乃夢
与或為則入機手自此功在故誠意乃善与惡起
之岐路大學必謹獨以存其誠一物以教其目
目脩之所謂進學在於致知居業本於立誠
者在此所尤必謹獨以存其誠一物以教其目
尚其審諸○朱子曰學之博未若知之之
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
學而強記而末能真得此理於心則為口耳之
事則空虛而無用矣
博未若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

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全其用隨事而見
仁統四端兼万善至天之所與予我者此為最
先蓋心事而見如遇孝親教長則見之於親長
而隨事而見如遇孝親教長則見之於親長
遇臨民接物則見之於民物無不見於親長
無不周○朱子曰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
成終而成始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
仁者天地之生智者天地之正固之善之長也故
為四端之首故能成終而成始蓋天理所謂復者
事之辨也故能成終而成始蓋天理所謂復者
氣聚則不能散故能成終而成始蓋天理所謂復者
无生於元而後生於貞所以仁智交際之時然
胎合無間乃万化之機軸也
轉軸也○朱子曰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

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氣
已定則屬乎陰此以造化而明也
化之時由靜而動雖不為無陰然方天地變動
而未形則屬乎陽以靜之無形也及物
正其性之時由動而靜雖不為無陽然形氣
昭然而巳定則屬乎陰以陰之重濁有迹也
要之動靜互為其根
○朱子曰繼之者善言
其實則一理而已
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謂元也物得是而成
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固自若也
故率性而行則無往而弗道此所以天人無
二道也明無二理而一以貫之也
易解之蘇氏

也易所謂繼之者善蓋言道之大原出於天
故流於行非善也即所謂萬物資始於元也
動極而靜凝也聚成以具不相假借是而元也
其性命矣而理隨以具不相假借是而元也
故惟循天而性道之當如健順者固自若也
隨處皆天而性道之當如健順者固自若也
行化生萬物者自道之當如健順者固自若也
之二物而一此所以貫之也
○朱子曰窮
而妄為臆說焉豈知不易者乎此明之理與有
理以虛心靜慮為本以心不虛斯意見先入無
私欲於乘無以會理之極惟虛則無蔽而見
之明惟靜則不擾而居之安故窮理者必以
○朱子曰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

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止得理之偏氣之
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
通塞也正通塞言去然賦形以理固不可偏
則氣之偏於陽者便止得健之理氣之偏於
陰者便止得順之理而氣之塞而愚者便與
理隔而不能行正則通而偏則塞是理之在
而自不能行正則通而偏則塞是理之在
為明不能離氣有天通塞之時也蓋謂氣不能離
也○朱子曰夫三才之所以為三才者固未
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
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

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
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於我者則固即此而
不行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其所以為道一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
塞而欲而有理遂有偏正通塞之異是口鼻四
肢之欲而無窮而理遂有偏正通塞之異是口
有之時與天無窮而理遂有偏正通塞之異是
皆天與地自然之義蓋人無時以偏而人固塞
有時放失放則不義理存即中頃刻而人固塞
之無以全其真無過不倚之中頃刻而人固塞
立無以全其真無過不倚之中頃刻而人固塞
行而人之道息則為性得天地之用未嘗已
得天而人之道息則為性得天地之用未嘗已
我者已即於頃刻之間而不可行矣所嘗以操之

則存學問止求放心而格也 ○朱子曰道之在
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息之際皆有一
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
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讀其
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
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
間凡職在天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不
頃刻離所以聖賢立言垂訓著明斯道如六
經四書其所以聖賢立言垂訓著明斯道如六
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
與斯道相終始然後能心身皆備而見諸事業

而立乎天地之間也 ○朱子曰仁粹
而用柔義粹柔而用剛 ○朱子曰仁粹
受為主有溫厚慈祥之意則用柔義屬陰然
天地位於中則用剛 ○朱子曰持敬格
教根於陰則用剛 ○朱子曰持敬格
物工夫本不相離程子有言涵養須要敬
格物是兩事也知其理且終身無可息之時
研而後入心有用則志氣亦一而不放持敬
而至於玩其工夫之嚴其防格物時又豈弛教
不相離有固然者 ○朱子曰為學先須立志
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

不濟事志為氣之帥志之所至氣必赴焉未
須立志誠以志既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以至篤行有許多次第皆可着力若立志不
定豈能○朱子曰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
有濟○朱子曰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
見有未能而徐究之以歸於是
而徐究之義理夫下之至公人心
有未能有未未能即事以窮理而心至有所窒氣有所
偏未能必虛心以歸於至是當無不同之見也
於心○朱
子曰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
可不寬操存涵養之功主於內者也不可不緊
旋則私欲得聚間而入故不可不緊

進學致知之事資乎外者也一或自足則義
理之遺棄必多故不可不寬此學者存心致
知各有其方○朱子曰為學莫先於窮理
實相為用也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
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
多端其要莫先於窮理蓋不窮理則學何所
為也窮理之事不一其功必在於讀書蓋不
讀書則理何由明也然其功必在於讀書蓋不
序涉獵則不精故必循其其次第而致其精專無

○朱子曰胸懷明爽一日千里者此為實曾

正則心日就於正
聖賢章句下
凡三十一
九章
之毫釐謬以千里
故講學為正心日就於正之要也

聖賢章句下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
宰萬事之本根也
惟人

不教則死
不教則慢
故曰教者一心之主
宰萬事之本根也
蓋

自不亂本立自不搖
此所為貫內外微始終
也

○朱子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

將即此而窮天下之理
今之所謂存心者乃

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
其得失之端於此亦

可見矣
將操存之心使之學
亦徒寂守其心也蓋

天下之理使事
○朱子曰人心惟定則明
之

心乃為有用
○朱子曰人心惟定則明
之

不流於虛
○朱子曰人心惟定則明
之

可以不相懸絕
○朱子曰人心惟定則明
之

惟中存自光明
○朱子曰人心惟定則明
之

本明之中如明鏡
○朱子曰人心惟定則明
之

朱子曰為學之道至簡至易
但患不知其方

而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
則反見其難耳

求諸身心初非有甚難
鳥者特不知其用

力之無用之地
則反見其煩難而茫然
無處着

力
耳 ○朱子曰所謂存心者非拘執係縛而加
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
一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存謂操而不吝非
紛擾外馳之際心最易以不存然一念之覺
則即此而在學者由一念而推之至於無時
不然則所謂存 ○朱子曰居敬則明燭事幾
心者不外是焉 ○朱子曰居敬則明燭事幾
而無私意之擾居敬則主一無適中有定而
是亦不可否皆不能亂 ○朱子曰此心有正而
自無私意之擾焉 ○朱子曰此心有正而
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此心乃至虛至靈
與孔子所謂操而存之則正放而不存則邪無
此

心互
相登 ○朱子答汪尚書曰承教蘓學以為世
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
失自可置之蘓學謂蘓氏載轍之學蘓氏不
知天余人心為禮義本原之正
而所著之文章惟其意之所欲言其文雖妙
而準之於道則非也汪尚書謂說之者但見
其文汪洋恣肆有萬斛泉湧之妙則取其文
焉亦無庸深究其失為道之所在而切求之
但置之不論焉可身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
蘓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
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
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

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是知學若之求
於身性命之間尋味乎四書六經之蘊而
不於蘊氏之文然文所以載道也既取其
文則文中之所述必有悖乎道而為邪者必
有合乎道而為正者必有悖乎道而為邪者必
是之者必有以其悖道之邪而非之者是亦
皆義理精微之所寓求道者不可不熟思講
究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昭然如若曰
揭固已存乎文之中其是而何不可之有若曰
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
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
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若曰文可取則
無庸深議也夫道自道而道於何辨文自文而
文於何生也夫有物而道是為天下有道外

之物是道為缺而不在之道固不足以為道
有文而理見焉夫天下有無理之文是文為悖
而不根之文又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
安足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
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
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扶其不為厚誇
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蓋道無不
文之興道本是一貫即文以講道則兩得之
否則亦將兩失之矣夫天下有無理之文是文為悖
是非而將兩失之矣夫天下有無理之文是文為悖
是非而將兩失之矣夫天下有無理之文是文為悖
後者心之有主於中知所去取而決於外然
而凡厚而不知切誇而不析當局之思無微不到
正之文庶幾不切誇而不析當局之思無微不到
其不為所亂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
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

車而已既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
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况燕氏所以自在
其文而已夫亦將以明道也逞其穿鑿附會
之巧自以為是而妄言之既不能推其所以
求完其所以為極而有以考其文之得失則彼
之肆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能禦之是以拔
本塞原之論不可不嚴而致朱子曰學者
知格物之功不可不亟也朱子曰學者
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羣邪自息心
暗昧邪僻皆得而中之學若當時時提醒此
心使正大光明一如日之方升照臨天下將
學邪自正然潛藏伏匿而不敢一至吾朱子
前無提醒之法則惟至教其要哉朱子
曰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者嚴

毅然而不可犯也君子小人雖各為子進而
小人之正欲援君子之名以求親厚惟自
守以嚴則彼朱子曰人謹言詔不妄發即
自不能近朱子曰人謹言詔不妄發即
求仁之端朱子曰人謹言詔不妄發即
力深沉求仁之端朱子曰人謹言詔不妄發即
亦所謂仁者其言也朱子曰人謹言詔不妄發即
子慎言詔節飲食朱子曰人謹言詔不妄發即
曰語不慎則足以耗氣而召尤朱子曰人謹言詔不妄發即
節飲不節者乃養朱子曰人謹言詔不妄發即
德養身之切務也朱子曰人謹言詔不妄發即
整以求自已之放心讀書則虛心觀理以求
聖賢之本意朱子曰人謹言詔不妄發即
無事間暇之時也專一嚴整則
有所檢束而不至外馳故可以

收自巳之放心讀書考古人之成法也虛心
親理則無所滯礙而察理必明故可以得聖
賢之本意不然方其無事則怠惰廢弛及至
讀書又矜情躁志欲求學問之有成得乎
○朱子曰古者王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
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任所以養之者備矣理
義以養其心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
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身玉不去
於玉也琴瑟皆足以怡性情無故所以養之
者無不備矣無理義者則習之以物也悅之
心舞蹈者氣之連也習之以物也悅之氣如
則才高者足以進於聖賢而卑者亦不失為
吉士然非平日之積養功深何以致此養願

不重 ○朱子曰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
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
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羞
之心雖人所固有然人有寧死不受疇蹴之
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能決死
羞惡之心何在是以君子必時省察而無
頃刻之間斷也 ○朱子曰忠信心也脩辭事也然蘊
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也脩於事者所以養其
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內外兩進而非判然
兩事也 忠信而無一言之不安見於事也然蘊

於心者所以見諸事則非恧然之心循於事
者所以養其心則非恧然之心循於事
所為內外兩進互相培養而亦判然作兩
件工夫也乾九三之朝夕乾惕職是故耳○
朱子曰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
保有所建立則猶若易也至本心甚微毫釐
之間一有少忽遂日陷於私欲而不自知未
有能保其最初之良者故古帝危微之論稟
律罔而其難者不可知不易者尚可以○朱子曰古
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
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氣以從事其間而
不敢忽然後可以銷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

為入德之階今既無此矣惟有讀書一事尚
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飛揚粗厚之氣也人
為學惟沉靜者可與入德一涉粗暴則德何
由而進是以古者小學之教必自洒掃應對
進退之節凡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使既久而
成童之日凡以抑其心下其氣潛移既久而
後飛揚倔強今其氣不自覺其銷磨庶幾可為
入德之階也今其氣不自覺其銷磨庶幾可為
一事考聖賢之法識事理之當然尚可○書
朱子曰動靜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
主乎靜蓋火之宿也用之壯水之瀦也決之
長其理然也必動靜固循者蓋不專一則不能

○朱子曰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
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晷之所
為得以措亡其仁義之良心云尔非塊然兀
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
人心之出入無時自操於內則亡者斯存舍
而不操則存者亦亡然其操之也亦於旦
之頃未與物接良以心於見之如擴而克之
使旦晷之所為得良以心於見之如擴而克之
則此心仍然無物不亡於外馳者而及亡於
空虛之謂哉○朱子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寡
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則心無私累而欲寡
必當寡則心無所蔽而理明然未至於無欲也
虛其動也直由此而至於聖人不能無也○朱子
曰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忘情類
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
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齋肅者正所以
存其心也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所謂如見大
不收則反是去此教忘之所以分也學者可試
內及此心自審其教時如何忘時如何可知
有諸內必形諸外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
正所以存其心也○朱子曰不一其內則無
敬可須臾離乎哉

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
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
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
情廢弛為嗜慾所紛為物感所馳靜而
一所以不循也物感馳之養其內者由於一其
不齊其內故物感馳之養其內者由於一其
外靜而不齊其內故物感馳之養其內者由於一其
察動而不存則必妄為勝已之私在於動
孰有外於內外交養動靜不違者哉
曰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
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間內主於敬而行於

義之不枳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賅不離於
道而言行或流於詭妄則亦与道離而不自
知矣規行之矩皆無一毫私意矯揉造作惟
手義理之於本然故凡日用酬酢之間無
曲於道而由於所行合宜以義為歸焉然
則雖大道而由於所行合宜以義為歸焉然
至離道而不自知者為不少矣
○朱子曰心之有思乃賅之
有用所以知未藏往周流貫徹而無一物之
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紛
擾之患
心者賅也思者心之用也人心有思
所以知乎未藏乎既往周流貫徹

無物不該蓋其用本如此也但能操以教則
主一無適此心常得其正而日用動靜之間
不用則慮終不能除而且既為冥寂之學其
○朱子曰孟子雖言夜氣而主也雖言
在乎仁義之心亦直以此夜氣為主也雖言
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亦直就此氣
中扶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孟子雖言夜
未與物接之時一刻清明之氣從此識本未
之而物接之時一刻清明之氣從此識本未
既放而可以復存不至措亡於且晝而其則
息之夜氣亦必不同於前此之夜氣也孟子
以此夜氣為主而思有以存之也孟子雖言
養氣正欲人於天理上隨事用力以求此心

之慊而使日有所當行之義無有不集則氣
當養或之後真有不塞乎天地之間而至於
至則之浩然者必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
非直就氣中扶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
而言之氣之所宜存宜養者正為仁義之
理具於吾心而夜氣之存心非所以為氣也
養即心而言其則亦非所以為氣也朱子
舍心而言其則亦非所以為氣也朱子
子之意可謂深○朱子曰古之君子學以為
切而著明矣○朱子曰古之君子學以為
已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
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已矣而謙
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以譬之
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

志於學而性涉猶豫者其內者非不甚深其
下問非不甚切乃不肯奮發有為沛然用力
於日用間是以顏然自廣直抱不決之疑以
終其身而已此固學者所當深戒而不可以
為法也 ○朱子曰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
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
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
必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為
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
足以悞人而不足以同人孔子不賢於堯舜
而達磨近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

西域佛氏專事清淨為明心見性之學者也
近司馬迂固班固也皆漢之史氏博聞廣記
長於詞藻淳樸者也聖人之教具在六經語
孟學庸學者欲學聖人便當篤信其言以之
為主而階心用力焉方為聖人之徒今之高
誅了悟者適於虛無既以其書為障礙聞見
而不必讀而遊心記覽者溺於浮淺又以其
書為淺近狹小而不足觀果若是則聖人
當日垂教徒為悞世之具不且以問示求學
將孔子不得為聖而達磨近固賢於仲尼矣
甚矣抑何悖謬之極乎知聖教之確有當遵
則豈端末學其悞立見而自不為所溺也
○朱子曰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
正見於行事究於話言亦無往而不得其正
焉 學所以求道也 不知道則學無所據 雖學
何益 誠知道之所在 則學無所礙 雖學

心無所陷溺而正由是語言行事之間自無
一不歸於正至此下學立心之始必以知所
趨向為○朱子曰人能操存此心卓然不亂
本務也○朱子曰人能以道况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
亦自可與入道况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
量耶存養不失此心之靈則中有主自卓然
而不亂可與進於聖賢之道至先加以學問
探討之功豈易量○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
其惑又豈易量○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
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
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
先急耳理有大小本末皆其所當然而不可
無故學者有後急先後皆其所當務而

難偏廢然論用功之要則本在所急末在所
緩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而昧於輕重之宜
也○朱子曰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
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
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士
所以為士者必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與行有
可觀蓋言行成於學而本於德也亦惟有行
有言而後其人之節義有可貴蓋節義者必
其言是為坊行之足為表也此士君子立身行
道次第始卒之常而○朱子曰此道之傳不
絕如錢澤使人憂懼也吾學不孤而後斬道
道之傳不絕如錢澤使人憂懼也有托乃千餘年未此
所歸乎直使人憂之深懼之切而不能自已

也此朱子憂勤惕厲之心傳欤 ○朱子曰子思以
所以以上接孔孟之心傳欤 ○朱子曰子思以
求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
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道問學
心固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
故自子思以尊德性致知則言道問學惟以是
心則言尊德性致知則言道問學惟以是
者為學人用力之要蓋內外交相養互相究
而求皆有所偏廢焉今子靜教人其說主於
頓悟是專以尊德性為事而無格致之實功
乃離物以求道也豈聖賢相傳之學哉陸氏
聰明慧辨足以惑人朱子慮其為人心學術
已而屢故不得以惑人朱子慮其為人心學術

朱子

氣質章句上

凡四十
四章

張伯行集解

朱子曰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
較其為力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
心者虛靈不昧之腑具眾理而心為本
故自古聖賢莫不以心為本而求其
存焉者也故其心而無所用則又流於
其心而無所用則又流於異端虛無之
○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去
私意則樂矣
私意一萌於中將日用動靜之
間紛紜擾攘無非憂惑懼之境

此所以不學也誠能克去私意則人欲淨矣
天理流行胸次洒然毫無繫累其視天地萬
物靡不各得其真○朱子曰人不可以不莊嚴
所謂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教之莊嚴
人一身日用動靜之間不可不時檢束蓋
禮所謂君子莊敬則德性日強安肆則志氣
日偷故也○朱子曰古之學者始乎為士終乎
為聖人此言知所以為士則知所以為聖人
矣士者有志於聖人而未逮者也乃古謂始
士雖未至乎聖人而其所以為聖人者亦從
此造高遠之不可知哉○朱子曰知其所偏而欲

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
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
得而與於其間哉此教人以變化之偏而欲
之亦惟於日用之間屢加省察而偶有所偏
即痛自懲創使之去其偏而合於理可乎觀
周子之言惡必自已易之助哉○朱子曰天
理人欲幾微之間天理至公人欲至私判若
希微渺之間乎辨之不然則有溺於欲而不
自知者故君子務窮理而必謹之於獨以審
焉○朱子曰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
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

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
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撫綴緝之
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尋常之見而直
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若即下
所謂蓄藏之富誦說之工也古人之所至則以
聖人之自朝而至於純粹以精之也聖人之
功哉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造之極而後可以
語學耶夫既求至於古人之所造之極而後
必有以綴緝而既求至於古人之所造之極
後古人之超而出尋常取法乎上然夫古人之學
何為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

深克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
而管、馳騁於未流竭精憊思惟懼夫蓄藏
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
學也見古人之學果何所為也蓋致吾心之知
既久而精微厚奧之蘊由是守之固焉執
大之業由是以充之且自其義大者優漸
讀以教於化而入於聖人之域無不可者不
此之務乃管、焉逐末隨流竭精憊思馳騁
於蓄藏之富誦說之工者特學其所以入聖
然則彼之自以爲能者特學其所以入聖
之所謂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
之域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

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為極其效足以與
今之為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
未可知也由此觀之古人之所為可知無古今之
所為則上之可以為聖為賢下之亦不失其
性命之固而有不安之若素自非多窮之所得
移去况得時而行則即本其窮居之理舉而
措之亦何所往而不宜哉若由今人之所為
極其蓄藏之富誦說之功名然窮通有命
為士者並而爭一且之功名然窮通有命
其得與失又未可知後自見棄於聖賢而已
世之學者當亟反其所以為母謂今人之不古
也若○朱子曰天下事無不可為但在人自強
如何耳天下之事在天下之人任之無不可

可立見故特患不自○朱子曰夫人無英氣
豈耳何患不可為哉○朱子曰夫人無英氣
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
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
學者之通患也人無英氣三氣則志必卑陋
無以制之則為氣所使飛揚恣肆○朱子曰
不肯遜志於學此學人之通患也○朱子曰
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哆然若有餘而
其責報也儼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
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
知也善量無窮終身行之不怠故正誼者不
謀利明道者不計功而後可入聖賢

之域若常人之情小有不善則自視若盈責
於利欲之橫流焉然則為善者○朱子曰收
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索義理事物之未
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
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
易明矣此教人以至教之學也正容端坐以
持守其又於事物之未隨事省察凡動靜作
正之間皆有常度而不放如此則內外本末
交致其功而本立○朱子曰攻吾短者乃所
以成吾之長固仁人之所不恐棄也自見其不

短而又無攻治之者故終無以自修者克治乃
所以成吾之短也此固仁人之所日求而○朱
子曰心靜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
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
善者固不可謂心靜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
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心之感物則趨於
動心之用本善也而有時入於不善夫動而
流於不善者豈心靜之本然哉蓋人為物欲
所誘遂以陷溺其本然之善心而至○朱子
曰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

人尽天性故其動也無事於節而自無不當
耳感物而動者如喜怒哀樂隨感而動乃聖
我慎之懼而動則失之過而至於流賢不能
知天余之性則全乎天所賦之理因物而亦
無事於節而自無不合此聖賢庸愚之所以
也○朱子曰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
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疾循之則其
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
勞而日拙一疾疾猶病也天理人欲皆生於
心本然莫非此心之疾疾順理而行則公而
夫人欲實此心之疾疾苟順欲而行則私而

且邪甚矣夫公而正故有人欲隔之危心勞
而日拙理欲之介起念甚微○問人心道心
朱子曰飲食人心也非其道非其義萬鍾不
取道心也若道心為主則人心聽命於道心
耳有口腹即思飲食人心為一勝便不願理
義而道心反為所害若道心為主則見明守
定而一切声色貨利之人心皆受其節制而
聽命於道心焉此危微也○朱子曰士患不知
學知學矣而不知所扶之為難能扶矣而勇足
以行之內不願於已私外不牽於習俗此又

難也學而知所以行克私意去俗累誠身之
事也此則又難士苟知學而求
德業之成就可不加意於此哉
○朱子曰理
義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
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孟子所謂歸而求之
有餘師者此也天地之間在物為理如物為
性之中而有以通乎事物之故人患不自求
耳識及之於身下切實工夫盡力思索勿因
循而不詳細間斷而不得苟能如是則必良
貫通之時其理豈有不接統則用力必良
師啓之何故孟子言歸而求之有餘師在前
○朱子曰惟學為能變化氣質若不讀書窮

理主敬存心而徒切之計較於今是昨非之
間恐其勞而無補也人之氣質不一而不可
易惟讀書窮理以致其知主敬存心以立其
誠則日新月異久而自化若舍此不務而徒
所得未也非徒勞而無補乎
○朱子曰
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
為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
而務其內立身揚名顯親之大者也
而身所以立非倚其親苟得富貴之謂名
所以揚非取聲華暴得虛譽之謂名
求諸人而求諸己則不失其善思貽令名
無不務其外而務其內則欲為善思貽令名

必果欲為不善恐致羞辱必
不果矣豈非顯親之大哉 ○朱子曰大率
人之為學當知其何所為而為學又知其何
所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之而用
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旧習之能
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
其心然後乃可幾耳言人為學當知其何所事而為學蓋為已不為人也又當知其何志所向一定然後循其外
序勉之而用力焉嚴以持之必使人世之心所謂
更無異念而習俗之所謂能一否人於其心
毀譽之一身之所謂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及耳若
而亂之然後聖賢之學問乃可幾而及耳若

狗外以為人忘內而失已遠 ○朱子曰所
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祭以
致其質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
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此為工文詞而不知修辭立誠以居業者乃欲吾即凡所祭而加
謹焉以致其躬行之實然言語尤所祭之易
放而難收者故必於此乎先慎也固非作文
之作文者亦將曰吾以修辭也豈知固非作文
之謂哉夫亦居業無 ○朱子曰患難之際正當
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所動乃見學力不
然即与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言貞

學患難逆境較處順為難不幸而當其際必
自處者能善其道而不至為眾辱死生之所
動乃不能安於義命而戚然將有苟免之為
力亦何以道學擊辭九卦○朱子曰人之
氣厚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
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
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
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
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此
教有或法而學有昏昧而陽或真粹而純或
天或高朗而清或昏昧而陽或真粹而純或

偏難而駁皆不能一例而論是以聖人之教
高不可亢卑不可賤其所以自準則於上
者至嚴而整肅至密而深粹而閑豁雖學
誘於下者又至寬而後容至廣而閑豁雖學
者之觀感領受漸化而後容至廣而閑豁雖學
連之候效驗或不同而後容至廣而閑豁雖學
彼之取資者一也此長養其才所以弘也○朱
此心未嘗不一也此長養其才所以弘也○朱
子曰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德修業
之要也此所謂乾四進無退之象也○朱
而變乘可上動也退而靜也皆不失其同時
則進而乘可上動也退而靜也皆不失其同時
之宜自非苟且以赴功也○朱子曰處已接
者乃為進德修業之實也○朱子曰處已接
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已而失於物者無之

以徒義崇德無○朱子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
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蓋自聖人
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飭所以能見不
善如探湯不使不仁加乎其身皆為其知所
畏也此則必假乎勸懲而自能為善去惡不
善不仁之類皆吾所當深懼而若將流者特
患人不知所畏身則若所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
不仁加乎其身則若所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
後善無此反觀借鑒之功中材必不敢為少也
○朱子曰容貌辭色之間正是學者持養用
力之地若容貌辭色乃德之符君子之所重也

其正者無故學者所當持養用力於其間也○朱子曰禮廢久矣
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
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前進而無以議於
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
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脩也禮之所廢者小
之人自能言便有礼教及出就外傳以
後莫不率是道焉是以幼而習於身長而行
於家進而而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教於閭
里傳之子孫皆知朝廷共修職此先王之制禮所
為義而可也今之學士大夫不然禮之廢也
蓋已久矣噫此小學所以維大學之衰歟也
○朱子曰自道學不明千有餘年為士者習

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而後
道學不明千有餘年陷溺已久而識見所及志
趣所嚮不遇如章訓詁便以為此學哉
○朱子曰
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
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
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原則一而
已不讀書者窮搜博覽務求其廣而涉獵粗淺
拙者則日見精刻苦涉此馳彼安能悟然順適
故迫切而無後容之患資性明敏者日見精
易誇功而廉安能同徹本厚故泛濫而無精
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原則一而

求精之故所以受病之源則一也知其
病而惟以求精者藥之庶其有瘳乎 ○朱
子曰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
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
抵要分別是牀而去彼取此耳為學之功非
著察不在日用之外是故自檢之必嚴則動靜
不失其時語默各當其節檢之必嚴則動靜
言則事親克其理而孝事長能致其教居之
道自天下之窮極乎精微此是日用切實為
學道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日用切實為
是非而大抵取此以歸於至是 ○朱子曰古
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

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為利祿所決潰於其中而文詞俎鹿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世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為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擊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為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為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

矜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得死也豈不誤哉此言求講學以窮其理也夫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者古今人心之所同然未嘗不在也但世之業儒者自其始志便為利祿所誘別心所當然之道既決鑽於其中而文詞之俎鹿見聞之掇拾又不能以發明夫道而日夜務華鮮實有以滲泄而逗漏之乃使其心日流於外無復知道之所在是矣是以雖欲慕名而勉為之然其心之所安終不忘於利祿究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道矣又斤棄夫問學之功以妄希於道如捕風擊影之不可得乃曰此口耳之習也夫躬行力踐誠學者之要求也躬行力踐也夫躬行力踐誠學者之要歸也然學未講道之鮮也恕者道之用也西當乎不知仁者道之鮮也恕者道之用也西

然太極者言道之書而示人以探本窮源致
知力行之要也非徒是循而習之而道在是
也窮而極之而道不能出其思慮以深致人
今乃惡人言之而道不能出其思慮以深致人
鳥是直惡人之言也豈不誤哉問字之不可
說河而日自渴死也豈不誤哉問字之不可
磨固如○朱子曰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
是矣
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
又當安之於理如貧賤不能如願固有所
顯可以無所不為也若富貴之極得如所
節安於所當為之理而後河也然則貧賤固
宜安於富貴尤當循理而後安在哉○朱子
曰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
曰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

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日誦聖
將以有用也蓋聖賢之言皆日用常行之聖
本自切近乎實故得其言者可以措之事而
裕如之乃鉤深索好高務遠及至臨事全
無得力之處則雖自謂探索未嘗於聖賢
切實之把玩味以爲哉○朱子曰昨日為
得也雖日誦亦妄以爲哉○朱子曰昨日為
善今日為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為惡今
日為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爲其人也善
好而惡之是惡此出於天理之公昔善而今
則惡之是惡其惡也昔惡而今善則好之是
好其善也蓋因善惡而有好惡非爲其人而
有好好惡所謂無私心而當於理若御夷之
是也

氣質章句下 凡四

朱子曰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礼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亦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
凡礼皆有本有文以家礼言之一家之中名分不紊愛敬直誠其本也生而冠昏死

而喪祭儀章度數其文也其本則人家日用之常礼固不可一日廢弛其文則純綱人道之終始亦人家之最切要者雖行之有時用之有地然非講究精詳服習嫻熟則臨時必不能合宜而中節是不可也
○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親之於子有天理之正也若愛之過必欲其如何而後已妄設意外之事以期望之則極思妄想而邪矣正者天理也邪者人欲也
○朱子曰君子此理欲之問不可不審決也
之事親以誠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為親榮也大矣
事親者以誠不以文世人日圖富貴

利達以為親榮似亦可矣然此其小焉者也
但能篤志為聖君子之行德義使人因其身以及
其親謂之為君子以顯父母者其為親榮不亦
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者其為親榮不亦
大乎君子所以
常履此志也
○朱子曰學之道非汲汲乎
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
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
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
之士也
學務自得於已非在言上做工夫至
古人立言所以明道垂教其詞純粹中正未
常求異於人而傳之後世知其卓然非常者
蓋有德者之言固非
詞章浮藻之比也
○朱子曰學者當自博

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乃得其序
此教人之
序也自博而約必多識而後一貫也自易而
難必下學而後上達也自近而遠必修齊而
後治平也學者當循序漸進所就亦矣益或
其序而希心躡等卒之迄無所就亦矣益或
○朱子曰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終宴且貧亦士人之常也倘無堅定之操則
不能安貧而卑汚苟賤之態無所不至矣故
士君子雖不可以貧賤驕人然要必恬淡自
安無易其平日操守斯志氣堅定乃可以為
進德修業之
○朱子曰講學祇要理會義理
基則甚善耳
非人所能為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躋
以為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為淺近而

鑿之使深者亦非也義理者大中至正之天
者正以明此而已天理自然無過不及各有
定解以為深遠而抑之使近是為高奇非
也此皆不肖而鑿之使深是以為高奇非
也此皆不肯細心理會而妄以已意遷就義
理多見其講也○朱子曰君臣之義與生俱生
學之無當也○朱子曰君臣之義與生俱生
果非從外得也與君俱生蓋上下而大義則
君之禮臣之忠君皆自至性中流○朱子
出亦有一毫矯飾此豈從外得乎○朱子
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
在其中矣德者仁義禮知之德由德而出是
在與行之本也君德積於內而見於外是
所以與我者追德成而行即立為非於德之

外別有所為行也○朱子曰朋友之於人倫故曰行在其中矣
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
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
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友朋
以人合者於人倫之中邂逅相逢便是投合
勢若輕無而百年締好死生契濶則所繫為
甚重易合而難離若疎而教業舉羣同
堂講習則所關為至重且勢輕分疎名若小
美而忠告善道責善輔仁則所職為甚大古
聖人之修道立教必重乎此者以為非此則
綱常倫理無所藉以維○朱子曰人之相知
持而可至於輕相棄哉○朱子曰人之相知
貴相知心而古之君子不尽人之歡不竭人

之忠所以全交也此處友之道也朋友以義合凡交際儀文固未可廢然所以一言投合久要不忘者惟此心耳使徒相尚以儀文而必欲盡人之忠則彼或偶有踈闊便生疑貳必欲渴人之交或故古格於時勢便出怨誅豈所以全交哉是故古不為也○朱子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為已之意不以讀書治已為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古之為已我輩要須知得此意然後趨向正而不功力專而學可至於有成今人皆不知此不以說書治已為先循序漸進而文勝言多而行不急於聞道夫是以序漸進而文勝言多而行不掩而其學終無所歸○朱子曰父兄有愛其也

子弟之心者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爵祿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言父愛其子弟者當求明師良友以導之使之明理修行為父兄者自其子弟之始志於學便誘之不然為父兄者自其子弟之始志於學便誘之以爵祿導之以名譽有良師友而不知求安望能知行並進○朱子曰思親之感祭於自然但不以事奪之可也值親之喪家貧多禮然思親之感祭於人心之自然雖不得已而治事但盡其哀痛之心不以事而奪可也此亦為貧而居喪○朱子曰古今者時也得者論變通之法也

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
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
能即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
耳聞無非至理之古今不相掩者事也傳古人之
事者存乎書讀古人之書不為時代所隔立定其
讀古人之書而能心大公有之理以斷之是則
之得仁也蓋本吾性所固有者誠能於性
所謂見處即一本吾性所固有者誠能於性
存之於心則隨甲乙之聞見與非至理之
以據理而衡其得失之可○朱子曰人之一身
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

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
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
循之有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朱子曰
皆宜有義理存焉雖不能行其所以然而大
行由循序而有得故用功之要惟於所已知
者力以行之而於所未至者勉之益力則始
於事之近理之粗而終且則致乎弘遠極精
之也豈不循之有序日見功效乎學者慎毋
輕自○朱子曰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
人則自有得是學問之道不可有自是之心自
人樂告以善而此中不復求進惟虛以受人則
有得善學者之所以持盈而守謙也○朱

子曰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忠孝者大節故名莫大乎忠孝君臣者萬古之大倫故分莫大乎君臣知其為名分之大而自其道尚故有一
○朱子曰身勞而心安者為忘之留餘哉
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此皆藜藿之類也
前不安無如痛身也而作善心逸日休則安無如利者宜為之而天理觸死逢原義則非情所欲又宜為之推此而凡所不當為多矣如是不必為
○朱子曰古之君子所以汲者學可知也
之於學者不為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為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為其有名而勸

故亦不為其無名而沮也不為其有利而為故亦不為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為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君子之學所以致而無異也
嘗役心於名故不以有為無為也
嘗掌情於利故不以有利無利也
其心本無所為而學特以存心致知止也
理以用力事皆好異慕名逐利之見紛出於中是有所為而為之者也
○朱子曰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

也此未子識子之言也人苦不自知誠得敦
則可以改罔於後故為益友若誦諛輕薄則
非敦厚者傲慢褻狎則非忠信者彼惟導人
為惡吾忍習與俱○朱子曰所謂義者宜而
化豈不為損友乎○朱子曰所謂義者宜而
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不可所
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
猶曰察之云尔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韓子
義者宜而已矣凡物之有宜不宜事之有可
不可皆有一定而不可易者猶曰察之也精義
者精此而已矣○朱子曰以聖賢之言為
則此中細微曲折○朱子曰以聖賢之言為
而此後膠固適莫○朱子曰以聖賢之言為
○朱子曰以聖賢之言為

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則世俗小小
利害不能為吾累矣慕道不為則有侮聖言
則有誣往事為不可行者小利小害皆足以
動其心矣惟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終身奉
之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終身由之則其於
道也慕之為守之堅彼世俗之小小利害
何能為○朱子曰學者用志不彜必有進益
吾累哉○朱子曰學者用志不彜必有進益
志者心之所之也學者用志苟為異說所迂
或為外物所誘皆彜也若用志而能彜則
專精於此思之思之必有鬼○朱子曰耳目
神通之者安得不進益乎○朱子曰耳目
口鼻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
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耳目

四肢有嗜慾之性雖人所不能無然過多而不知節則義理之性蕩然無存故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於此理欲閑頭最當厚○朱子曰君子之學以誠其身亦直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夙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學所以為已非為人也朱子巧語言而非有精察力行之實故謂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但取飾於人之耳目為觀聽之羨而已古之君子修身齊家不肅而成人教其子弟者亦以此修身之實故謂君子之習勉為敦本勵實之行而不屑為厚薄器競之習此夙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

也學者可不勉哉 ○朱子曰盡愛親教長貴之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人事鬼德皆出於誠教之心故盡愛親教長貴尊賢之道則於人之心所當事者有以實致其心之誠而誠無不格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其有生有死無不於理則於真精妙合之所以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於真精妙合之所以生而成形者有以推其理之真精妙合之所以不通生之有死無不於理則於真精妙合之所以前實用其力以見幽明之始終無二理人能當於冥冥而一以貫之否則不循其序而亂其等適以惑乎此與 ○朱子曰講習家庭夫子答季路章同慮

得以後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
言之比也然操索涵泳又不可廢講謂論其
其事處家庭之間以敦倫為本務則其講論
而習熟者隨時隨事得以後事於孝恭友弟
之實而行之必其誠亦斤斤然行而思坐
而誦徒托空言之比也然要此心常存不為
事物所汨沒養到純熟使目用周旋之際無
可廢○朱子曰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
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
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
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此教人處

事之方也事有枉樵常變處之貴當其可若
事至當前茫然無以處之乃學者之通病然
不內反諸心外斡乎物狂率躁妄偏執已見
欲以力爭而勝之則是冥然無覺悍然不顧
之為如治絲而棼之轉成紛擾卒無可勝之
理不見其虛心讀聖賢之書以觀古今人物之
理一切難思疑慮使不為妄而必可○朱
而無紛擾之病以處天下事不難矣○朱
子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
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
苟焉則麗沃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友以義合
之交責善相責以善也取善取彼之善也責
善正所以盡吾誠取善正所以益吾德豈相

為賜哉然各盡其道而無所為則同心同德
彼此交字而麗沃之益將日久而日親矣此
學之所不也 ○朱子曰學者以玩索踐履為
先沉潛玩索則無粗疎之病篤實踐履則非
明行無不得而 ○朱子曰財猶賊也近則污
人豪傑之士恥言之不財利最易染人猶疥
之飲血日流於汗下而不知愧惟豪傑之士
虛靜自守深以趨利為 ○朱子曰端而靖足
以有守矣教慎而勤敏則其為也確乎不拔
是以有為矣有守有為尚何德之不進而業

之不修哉 ○朱子曰學者若於此處見得不分明
就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痛
處其為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拯
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 近似處最易惑人學
者若於此處辨之不蚤察之不行過人而所見
遂不復出就使忠誠孝友其行過人而所見
已差終多病痛深有害於正道我輩誦聖賢
書正當以衛道為已責務須共推血誠大聲
疾呼竭力以拯此弊俾世人不至陷溺方不
負所學耳願可不知所拒之而反助佛氏
而揚其 ○朱子曰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
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

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固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之如惡之臭亦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扶其不至於犯罪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莊周養生主言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是說也何與聖賢之道相刺謬也聖賢教人但欲其知善之當為而人盡力以求亦非以名為名欲其知善之所好而教人以求亦非以名為名

之所忌而教人以逃之也蓋人貴務實彼為學而汲汲於名原非為己之學何足深論若至而名不揚即此逃名之心已非至公而入於惡矣然此第矯好名之念以善其用耳至謂為惡無近刑則悖理尤甚夫以惡為可用則君子之於惡當如惡之臭之誠非禁於法有所畏而不敢為也今明知其惡乃振其不妨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明於刑書具在不妨巧用吾術以避之而不敢至於刑書具在不妨而傷害天理更有甚焉莊子之委蛇以遂私其態恣率多如此豈非聖賢之罪人與

○私

朱子曰道學不明異端競起士雖有意於學而厚沈世故不能篤信聖言躬行默躅以至不疑之地鮮有不沒溺者甚可嘆也異端邪說最易

惑人學者生道學不明之後雖或有意為學而厚沉世故之中弗克振拔無有以聖言為必可信而心解力行卓然不為流俗所惑者卒之患隱可太息而遂陷沒於異端此世道人心之患隱可太息也○朱子曰好高欲速學者君子之所心疾也

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惟恐不及往之遺棄事物脫畧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托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惑俗後生之有志者為所引取陷於

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禪學以天地萬物為幻化好高者也以虛無寂滅為頓悟欲速者也夫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彼乃得伺其隙以投之而遂欣然溺於其說遺棄事物學其立論之高脫畧章句學其用功之省日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則雖名為儒其實乃學禪不至故依附於吾儒之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憂惟石出乃至此極其為欺世惑俗且使有志之士陷邪妄而不自知可悼懼孰有深覺不得辭其責矣

○朱子曰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為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為講明聖賢之訓以為終身踐履之資耳

非直以分章析句為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
實之也通經之士當終身踐言胡澹菴之言
聖賢之訓告人踐履之資也謂厚切也然而
義理之謂而豈分章析句之謂乎使不以此
為終身持循之地而但求踐言朱子曰聖
以實之則猶淺之乎通經至
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
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歎氏理須頓悟不
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
亦不同矣為學自有次第聖門教人從下學
化之詣亦俟其學成而自至耳若如歎氏專
務頓悟不假漸修是憑虛以求上達而全無

下學之功也其與聖
學不大相逕庭哉
○朱子曰生亦不偶而
終身不涉乎仕進之塗家非不足而比老不
渝其寒苦之節出門從師則不計生之先後
而惟善是主閉戶積學則不願世之毀譽而
惟道是求蓋其立志之高有如此者此稱潘
為人也生亦不偶則逢盛時也而終身不涉
仕進之途蓋學以為己而未遑及此矣家非
不足則值殷給也而此老不渝寒若之節蓋
安能無求而中真得矣至於師其人計
其年主善之誠也學在我不狗於世求道之
篤也此其志趣甚高有超出尋常萬一者人
苟欲自立尚其
知所取法哉

